



戴

罩的城市

(外一章)

张抗抗档案

张抗抗，我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浙江杭州人，1950年生。1963年考入杭州一中，1969年中学毕业后到黑龙江国营农场劳动八年，当过农工、砖厂工人、通讯员、报道员、创作员等。1977年到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班学习一年，1979年调到黑龙江作协从事专业创作。1972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灯》，1975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分界线》，反映黑龙江农场知识青年的生活。以后又相继发表短篇小说《爱的权利》、《夏》、《白罂粟》，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北极光》、《在丘陵和湖畔有一个人……》等。她还写了中篇童话《翔儿和他的氢球》和散文集《橄榄》，出版了长篇小说《隐形伴侣》。作品中《夏》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淡淡的晨雾》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现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委员会委员。

今

年春，沙尘暴暂时不来京城，SARS来了。萨达姆不知去向了，SARS反倒猖狂了。正常的生活秩序，突然被打乱了。人人都觉得自己身处危险之中。

那是一座戴口罩的城市：那是一座充斥着消毒水气味的城市；那是一座忽然间变得空旷的城市。整个城市只剩下一种颜色——白色。白色的被单覆盖了倒下的死者——白色是告别的颜色。白色的隔离服和白大褂白帽子，却始终坚守在最易被感染的岗位上——所以白色是天使的颜色。白色意味着竭尽全力的抢救，象征着生还的希望。白色是看不清颜色的病毒之克星，在这一年阴险的四月，温情与关爱，使得雪一般圣洁的白色，闪烁出人性的光芒。

往常喧嚣的日子，突然变得冷清而冷静了。街上的车少了，人少了，会议没了饭局没了。白色的四月里，忽然发现原来日子可以换成另一种样子来过，忽然发现——原来先前无穷无尽无谓的忙碌，其实，那些曾经看起来很重要的事

情，原本是可做也可不做的。

很多年里，我们就这样一天天做了许多可做可不做的事，等待着SARS来临么？

在如今晃眼的白色里，除了防范与拒斥灾难的扩散，我们还能做什么？



戴口罩的城市，用16层的棉纱提醒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距离变成了电话与Email的问候。理性的亲情与友爱以距离的方式呈现。四月与五月，正在温柔而严厉地逼人独处。

独处使人们发现了许多可节余的时间。以往的日子，生命曾被我们不经意地挥霍掉了。

至少在SARS疫苗与特效药被科学发现之前，我们能否自行实施一部分另类的复仇计划？比如：向SARS讨还我们曾被自己的疏懒所窃取的时间。

听音乐——音乐能怡养性情愉悦神经。看电视——电视能令人忘却恐惧。下棋只要一个对手；如果是散步，还有上网游逛，那么仅仅有自己就足够了。还是读书吧，读书呢。

自然更是妙不可言：读书成本低廉而安全卫生，读书将我们零散的时间一点一滴地搜集起来，变成知识、智慧与情商，然后完整地送还，使我们一度因忙碌而焦躁的心灵变得充盈平和。

我们会发现，其实有那么多被闲置被耽搁了的好书，竟然一直没有来得及读啊。

惶恐不安、心思烦乱——用读书来试一试呢。有些情况下，书籍，是一剂良药。

翻开白色的书页，在白色的底板上榨取黑字。白色的四月和五月，与白色的书页共度。这也许是目前我们所能做的最微不足道却是最有实效的事情了。

SARS的突然袭击，也许是一场酝酿已久的预谋。或者说，它与我们社会生活中潜在的已知病毒，进行了一次合谋演习。SARS是一次对社会监督机制、国民素质与公共道德、全民卫生管理体系、生态意识和民族凝聚力的全方位的检测与综合考察。尽管代价惨重，亡羊补牢犹未晚矣。但愿终有一天当SARS被彻底驱逐之后，我们能从白色的四月和五月遗落的花瓣中，提取出多种绚丽的色彩；当我们除下口罩之日，我们能不再说以前那些说惯了的陈词滥调。

埃菲尔塔沉思

印象的底版中，它只是一座电视剧塔略高些的大铁架；而在视线所及的图像中，它又淹没在巴黎挤挤撞撞的建筑物中间，只露给你一个纤瘦的顶部。即使是在它对面的人类博物馆广场的喷泉边上眺望它，它也似乎只是一个小摆设，甚至，有那么一点被压抑的冷峻。

我总没有想到它竟会如此之高——当你来到它的面前，站在它的脚下的时候；当你尚未抬头，仅仅感觉到它笼罩的阴影的时候；当你完全抬起头，却望不到它的全部，而要向后仰着身子，扶住你的帽子或眼镜儿，眯着眼寻找天空的时候，你才会确实地明白它的高度，明白它的气势，明白它的骄傲。

这是一个广场，一块空地。它从一个平凡的基点拔地而起，不需要铺垫和过渡，那么轻易而又无情地甩下了世俗和浮尘，傲慢地兀立云端，俯视全城……

我是要登塔的。上去寻觅它的眼睛、窥视它的灵魂。它太高了，世人的眼，难以与它平行。我是要上去的，默默企望一次没有国界的超越，一次没有阶梯的升华。

我凝视它，仰望它，唯独没有、没有膜拜它。我相信它不是不可企及的。它只是有点儿象一座火箭发射基地，不知要把它的客人们送往哪里。

我听到耳边的风呼呼响，紧张地抽搐着的风，拍打你，推动你，如巨鸟扑翼，直贯长空。你是一记雷声，一道阳光，一束电波，一条飞船，轻轻扬扬却又闪电般地穿过大气层，突破大气层，抛开大气层。我睁开眼，密封的电梯舱内，四周是人。风被隔绝在远远的脚下与天上，只是在鞭笞我的神经。风在这里变成了速度，变成了晕眩——我只觉得地面迅速地脱离我的脚跟，向一个无底的深渊坠落。笔直地、赤裸裸地坠落下去，如悬崖上坠落的石块，

无遮无拦，无法无天地要去撞击地层深处。地壳在下陷，在沉没。而四处空荡荡，一片汪洋，一个无可攀挂，无可扶靠、无可呼救的绝境。人竟是如此孤立无援，如此微不足道么？我有些惧怕，又有些怜悯自己。我为瞻仰它的伟大与雄奇，才执意汇入登塔的人群，奇怪的是我竟然感觉不到电梯的上升。我只是觉得从我登上铁塔的那一刻起，巴黎便开始庄严地降落。它疯狂地钻入地底。我透不过气来，这透明的铁盒子，快闭上你恶魔的眼睛，我想出去！

巴黎依然在飞速下沉。我无可逃遁。蓝天在黑色的云缝里闪烁——那些黑色的原始森林一般的钢架，从我的头顶两边炸裂开去。是用那透明的铁盒子撞开的么？就象汽车的窗玻璃掠开路旁的树枝。蓝天忽然近了，又忽然远了，远的更加冷酷。永远被那一双双黑色的手臂阻拦着。时而又是无数根钢缆铁索，缠绕你，勒紧你，使你永远无法到达那个超然于一切之上的境界。

无意间，我抬头仰视，砰然心跳——我忽然发现了自己是在上升，那钢缆挣断了，那黑手垂落了，那云朵变得浓亮了，可是，透明的铁匣子还在疯狂地往上升，一个劲地往上升，象是要冲破什么，又象是要挣脱什么，咯咯地向上，象是咬着牙根的声音，象是绷紧骨骼的声音，固执而又痴迷地往上升。它象是永远也升不到头了，永远也不会停下来了。因为它无论升得多高，仍然无法接近它——那个蓝色的梦想。

我曾以为自己象火箭一样被发射出去了呢；我曾以为我离开了地面；我曾以为我离天空很近很近了——当我同隔绝的风在一起的那些瞬间。

我们走出透明的铁匣子，阳光似乎仍然是那么不冷不热。天空仍然是那么不远不近。巴黎城，安然无恙地静卧在绿丛带似的塞纳河两岸。只有小轿车变成了玩具；房屋变成了模型，人呢？可惜我没有带望远镜。

于是我知道铁塔究竟有多高了（虽然我永远也弄不清那个数字），

——我有多高铁塔就有多高。那是一座有弹性的铁塔呀。
于是我知道铁塔究竟有多大了，——“那是巴黎圣母院！”“那是蓬皮杜艺术中心！”“那是蒙马特教堂！”“那是纽约！”

巴黎多大铁塔就有多大。也许还不止。一本书上说过，万里无云时，塔顶上可望到外省……

从神经中解放出来的风，无忌地挑逗着铁塔，摇撼它、敲打它。

我曾以为那历经一百多年风雨的锈铁会呻吟，会晃悠颤栗……据说它的最大摆度是十八厘米，此时它却纹丝不动，不必担心它会断裂倒塌。这在工业革命的辉煌中屹立的巨大，似乎雄心勃勃地要同那天边席卷而来的新浪潮作一番耐力的较量。它不会退出，不会退出的，虽然它已是上一个时代的标记，一百年前它却曾经是作为一个标新立异的怪物，在一片嘘声里，诞生于巴黎城的古迹之中的。

塔顶平台上人如云，这威严古板的铁塔，我原以为你是拒人之外，高傲无情的——我却发现你是一个不露声色的老父，将那各种肤色各种头发的孩子都拥在你的怀里，一任他们纵情玩乐、观赏，又走散去，天涯海角，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影，在你的视野里……

有一对少年在塔顶的窗边接吻，多么高的吻。有一对青年在电梯里接吻，多么快的吻。铁塔是仁慈的，温暖的。假如我不到铁塔来，我将永远对它存有那么无知的偏见和戒心……

我不知我应该怎样下去，或者说，我希望永远也不要再下去。人到达过那样的高处，对地面便有了淡漠；人有过那样的恐惧，对安全便有了蔑视；人走近过那蓝色的梦想，又不得不回到原处，便感到探险的悲哀。因为那不是山的高度，不是悬崖的恐惧，而是人在一个世纪之前的真实创造，是一个永远矗立的丰碑。你没有接近过它，你便没有权利轻视；有一日它终会化成一堆废铁，但它曾独一无二地存在过。

当它存在的时候，在巴黎城挤挤撞撞的建筑物中，它神奇，却也孤独。它没有对话者。只有风，只有云，只有鸟，是它寂寞的伴侣。无数双温热的手抚摸它冰凉的铁杆，它的内心却依然孤独。

编 者：有人说城市是为女人建的，但如今建设的城市并没有女人漂亮。既然城市是女人的，那么女人在城市中的位置如何？

张抗抗：这个问题比较抽象。女人处事比较委婉，有她的魅力，当然有她的优势。但女人也有弱点，女人只有很好的认识自己，才能很好的发展自己。女人在整个生态平衡中，是属于比较弱势的，她有许多麻烦，她需要哺乳，需要照顾孩子等等，自然就要分散很多精力，显然，她就没有男人那样的更强的竞争力。因此，女人需要用智慧去弥补。她可能会有小心眼儿，在男人为中心的社会，她可能会有一种依赖性。这种依赖性会削弱上进心，会造成比如傍大款之类的现象。在“大锅饭”的体制下，造成了中国女人的整体素质不是上升而是下降。我一直持有这种看法。我只希望战胜我自己，战胜人性中那些与生俱来的以及后来被污染了的环境所添加的弱点。

编 者：关于女人的话题很多，但大多与化妆、穿衣和打扮有关。城市如女人的话题也很多，你觉得城市应该是什么样？

张抗抗：我不注重名牌，服装第一重要的是颜色，第二重要的是款式，第三重要的是面料。白色，黑色，比较中间的颜色都是我比较多用的。还有一个是搭配，衣服要和你身上的其它服饰构成一个整体，这就是一个比较高的档次了。你穿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你其它用的全部饰物都不合适，你想看是什么效果？那就完全在档次之下了。你虽然穿了一件很便宜的衣服，但你所有的服饰都很合适，给人看了仍然是在档次之上的。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这是很重要的穿衣诀窍。时髦和流行都不会给女人带来真正的价值。女人独特的魅力在于风格。我国的城市也如此，千城一面，没有个性，这是城市的悲剧。我认为城市的独特魅力也在于风格！

编 者：你认为城市建设应该追求什么样的风格？

张抗抗：总体上说，我认为应该追求的风格是协调。跟环境的协调，与中国人性的一种协调。这种协调是有机的，是美感的，因而也会是更加自然的。我比较讨厌非常刻意的，很矫情的那种东西。

电话接近尾声，传来张抗抗一阵清爽的笑声，宛若一串回味无穷的浪花。挂上电话，编者咀嚼着张抗抗的声音，觉得有滋有味。女人与城市、作家与城市，张抗抗以女性的温柔和细腻的情感，以女性的敏锐、诗意的眼光，在与编者的通话中对城市这部鸿篇巨制进行了剖析和理性思考。她对城市的理解没有停留在视觉、感觉的层面上，也没有情绪化倾向，而是以一个智者的清醒有意识地将城市与女性、城市与她的作品联系在一起，当作某些思考的载体，使其深邃而独到。这就是编者对张抗抗的解读。■

栏目编辑 肖华文

编者的话

声音如水

■ 肖华文

久 仰女作家的才智和卓识。在这里编者要真诚地感谢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吴海燕女士，由于她的热情牵线使我近日能如愿以偿地与张抗抗远隔天南地北通上一次话，耳闻张抗抗的声音、音质的韵味。